

安戴耐蒂

羅曼蘭著

靜子
辛質
合譯



保定羣玉山房發行

設計範本

第一冊 設計範本

作者：
編者：
繪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羅曼羅蘭著

靜子
辛巳合譯

安
戴
耐
蒂

保定羣玉山房印行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付排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安戴耐蒂 (全書一冊) 定價柒角



著者 羅曼羅蘭
譯者 辛質子合譯

印行者 羣玉山房

印刷所 中華印書局

發行者 羣玉山房

北平前外楊梅竹斜街
保定西大街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
保定西大街
電話五六號

序

我的一個朋友他作過篇文章，其中有這一句，「孟軻罵楊墨，『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斷章取義，我倒很喜歡借用這一個批辭。」我的朋友他有他的生活，但我今之喜歡他這句話，則很值得慨嘆。惟是古語有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諸君且不要笑我胡說，我不過借此表明我的思想已和此書中的不大一致罷了。

可是我當日讀此書時那種興奮，則現在想起也還是很親切的，雖然我之和從前不同，亦猶之我已不大能再寫和從前那樣Pathetic的情詩一樣了，但這與一個人對於事情的了解自然是無關的。

我常想我畢竟是一個亂世所生之人；而以先我以爲我很受過西

歐文化的洗禮之意見也不大可靠。下邊這話或者有的人未必肯於承認，不過我確實覺得環境與傳統之力（這裏並不論及牠們的好壞）亦未易於擺脫，每每於行動之間牠就要暴露出來。我們實在應該常保有一個自覺。今天寫此序時我到是知道何以當日的我（這也是我從前很喜歡的一本書）會成爲現在的我的。這兩天我却又好像如有所悟，把邇來所懷的一個思想更澈透了好些，其來歷約略是如此——

前不久一個朋友死了，他們約我去追悼會中一弔，我因事未得去，後來我知道他們的會開得很好，好得使人不勝其寂寞，我簡直有一個要與草木同朽之感。自然這是因爲我是個個人主義者的原

故。近數日則我的想法又有些不同，我很羨慕他們有始有終地作得這樣地好，我則凡事都有頭而無尾，直是個輕諾寡信的人物。我於是乃想起了四書，子不語力亂神，可是敬神如神在，爲人處世，或不免真是應該有此一番不是做作的做作。這個思想並不是我的思想，然似乎根本與西歐的思想有點不同，但不同不必是衝突，或者還另外有一種可觀照的地方，所以把這樣的話寫在本書之前，也許還不是全無一點道理，只是辛質叫我做序時，未必會想到筆是握在我的手中，而我又要這樣地說了。實在我讀此書也是兩年以前的事情，但至今而猶有不變者，則是我相信這書能給讀者很多的好處，和任何偉大的作品一樣。

若問此書到底有什麼主旨，那我亦不很懂得，但記得英譯本之

John Christopher 中有如是一句

『Is it impossible to unite the force and the peace Nowadays the best man aspire only to force or to peace, one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other.』

這句話是否是自 Andromette 中引來，我已記不得了。但 An doimette 本是 John Christopher 中的一部，所以我希望這不是我對本書一種過甚的誤解，雖然是一種誤解則大概是一定的。

固然由某點看來此書●身就自然是一種力，可是我的偏見却只讓我記起了這一句話，希望這不是我對此書一種過甚的誤解。

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崔西序

譯者序言

昨天去拿俄西替本書作的序，見他在桌上留一紙條寫着：

「序已作得，惟未必是你意中之序，且亦不定有多少人看得懂耳！」

現在我們把這自己也不大看得懂的序，刊於書首，貢獻給看得懂拙的聰明的讀者。

我們譯這書是根據 Gilbert Cannan 的英譯本轉譯的。英譯本於一九一一年六月由倫敦 Heinemann 公司第一版刊行，我們所根據的版本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刊行的第四版。「安戴耐蒂」是羅曼羅蘭名著

an Christophe 十大卷中之一卷，這十卷中的故事，都是銜接的，惟這一卷可以分開獨立。

我們都不是學文學的人，不過好的小說，好的詩歌，和好的戲劇，却永遠是我們經常離不開的糧食。我們翻譯這本書是從一九三〇年暑假開始的。當時我們才從煩囂的海上，回到故都，身心都感覺得非常地疲憊，於是，『安戴耐蒂』就變成了我們親密的友人。每天隨着這個美麗的故事的開展，我們忘去了身體的疲弱和心靈的煩擾。所以不論這本小小的書，對於讀者會不會有些許的幫助，但牠在譯者的生活上，却永遠留下深深的痕跡。

對於作者羅曼羅蘭的生平與其作品的概略的介紹，這是致力於

文學者的責任，譯者對於這些比較陌生的，也就不願意作一次徒然的努力。不過聽說他現在也已經離開了象牙的宮殿，作了第四階級的同路人了。在他去年寫給高爾基的信裏，他這樣說：

「結合我與高爾基的友誼，是由完全相反的兩個地平線出發，而結合爲一的；因爲如此，所以更有深切的意義。他——是一個純粹的俄羅斯人，而我——是一個純粹的法蘭西人。他是出身於民衆之間的，精悍堅定的人；而我是舊布爾喬亞的出身，肉體方面固比較孱弱，但却是有着不折不撓的精神的人。他以自己的脚，踏進一切的道路，學習了人生；而我則在小學大學的書案上，支過自己的股肱，曲過自己的頭顱。我很知道他曾經度過物質上的最艱苦的生

活。但是在良心上的一點，我可不知道我們之中，是誰走過的道程更爲艱苦。我們二人都是不得不在泥沼與密林之中，以自己的力開拓自己的道路。在人之中，有出身於民衆者，也有出身於布爾喬亞者，而且也有因出身於布爾喬亞的緣故，較之出身於民衆者，不得不更赤血淋淋地，進行於自己探求之路的人。然而無論是那方面的人，要在這無知與罪惡的黑夜中創造光明，是多麼艱辛的工作呀！

雖然從來我們使用了各自不同的方法，盡瘁了工作，但這努力的終點上，我們是一起的；正因如此，所以更有深切的意味。從我們最初相識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大家是同志，是同盟者。我們個人的生活與步驟，無論是在怎樣的狀態中，而結果，我們是必

然要經過同一的試鍊。這試鍊有兩種方法：其一是我們熱情感受人類文化的偉大，與許多世紀來由人類的智識所積蓄的珍寶的價值；而其一便是反抗智識階級的社會特性。

最近我讀了載在雜誌「在文學的前哨」上的柴司拉夫斯基的論文，我知道高爾基在十月革命的好久以前，就已反抗布爾喬亞，及智識階級，開始了在俄羅斯建設真正的文化的運動；而且高爾基全無容赦地，排斥了智識階級的消極性，意志薄弱，內容空虛，而却喜大言壯語的缺點。恰巧這時代，我以「Jean Christophe」對巴黎的「市場」，對榨取者的藝術與思想，對偽善，對他們的「理想主義的虛偽」，對唯美主義者與政論家宣了戰。

：當一九〇〇年我寫「民衆劇場」一書時，在最後的一段，我寫了這樣的話：

「你們要有民衆藝術麼？如果是要的，那麼必須先從有自己的民衆開始。有自由思想的民衆，不爲貧窮與無休的勞作所壓倒的民衆，不被何種因習，何種迷信所抑壓的民衆，他們是自我的主人，將成爲現在正在進行鬭爭的勝利者的民衆。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不能在西歐發見這樣的民衆，我期待着，我從兒童時期中便呼喚着，而我四周的土壤却是貧弱的，乾枯的。但是我把自己的根，在歐羅巴的土下伸展開去，針指着那俄羅斯民衆的肥沃的土壤，

針指着那蘇聯國土內自覺的底偉大的生活。而且這樣運動的結果，我的根才和高爾基的根相遇，於是兩條根，便如兄弟一般地的結合了。

現在我們以同志的資格，正從歐羅巴的兩端，使大家的血液互相融流。我們要把我們的力，我們的智識，合而爲一。人類的理智雖然目不能見，但一定是漸漸地在全世界上滲透而去。使高爾基成爲全人類的新的五月的樹脂，新的五月的力罷！」（見文藝新聞二五，二六兩期，字句間我們稍有改動。）

因爲他這封信，一方面表白了他自己，一方面提到了他的名著「Jean christophe」，所以就不覺冗長地把牠節錄下來了。對於「安藏

耐蒂」本身，我們也不願意多說什麼話。不過像「常蘭」這家一樣的，小布爾喬亞破產的悲劇，在中國也接二連三繼續不斷地排演着罷！在帝國主義統治着六分之五的整個世界的現代，「常蘭」家的悲運，正是我們千千萬萬瀕於沒落的小布爾喬亞家庭的寫照。可是——話又不知不覺地說得太遠了。

這本書是崔西介紹給我們讀的，在翻譯之中，有許多註解，都由他代我們查攷，翻譯之後又蒙他替我們校閱，而且最初的幾頁譯文，更差不多是照着崔西譯的抄錄下來。（他曾譯了幾頁，後因事中止。）所以譯就這本書，崔西實在是盡了至少同我們一樣多的力量。

此書在印成單行本以前，蒙楊晦先生幫忙，得在華北日報副刊上發表。此書的出版，又蒙含章兄盡力不少。在此處，我們謹致深深的謝意。

靜子，辛賀。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